

柳敬亭評傳

洪式良著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4740

柳敬亭評傳

洪式夏著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柳敬亭是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間說書藝人。本書分七個部分敘述他的生平事迹。其中除了介紹他在說書藝術上的巨大成就以外，並着重敘述他的愛國活動和一些高貴的品質。

柳 敬 亭 評 傳

洪 式 良 著

*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捌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35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5/8 插頁 1 字數 34,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8,000 定價(7) 0.18 元



柳敬亭像一幀，王小某臨本，原藏福州杜氏。此据
1928年小說世界第17卷第3期所載複制。

目 錄

一	頭角崢嶸的少年時代	1
二	南京獻藝	6
三	為左良玉運籌帷幄	9
四	風塵中的踪跡	16
五	暮年落魄	26
六	超軼的技藝	29
七	高貴的品德	43

一 头角崢嶸的少年時代

此翁滑稽真有神，
少年趨捷矜絕倫。

——陳維崧：左南亭與柳敬亭軍中說劍圖歌

我們提到說書，就會很自然地想到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我們提到柳敬亭，又會很自然地覺得這位說書藝人像很有些異樣。他不但有出色的技藝，更有高貴的品質。桃花扇上說他曾這樣自我介紹：“在下柳敬亭，自幼無籍，流落江湖。雖則為談詞之輩，却不是飲食之人。”^①這幾句話雖不必真是他自己說的，却很能道出他的為人：他真“不是飲食之人”。

柳敬亭經歷了明末異族侵入的慘痛的歷史，他的生平活動和事迹，顯示了不平常的愛國思想。因此這一個藝人，就不僅因為他的偉大的說書藝術而受到後代的稱念，他的這些高貴的品質，更使他的生平值得我們知道。

他因為面麻，一直就以“柳麻子”著稱。他的相貌是相當丑陋的。吳偉業說他是“長身廣額，面著黑子”^②。張岱說他“黧黑，滿面疤痕，悠悠忽忽，土木形骸”^③。

他原不姓柳。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重修的揚州府志上

① 第十出修札。 ② 吳偉業：為柳敬亭陳乞引（梅村家藏集卷第二十六）。 ③ 張岱：柳敬亭說書（陶庵夢憶卷五）。

說：“柳逢春，字敬亭，泰州人，本姓曹。”① 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的重修揚州府志上說：“柳敬亭者，名逢春，本姓曹，泰州曹家莊人。”② 可是，閻尔梅和顧開雍却都說他原“名遇春”③。閻顧兩人跟他相熟，不應都記錯他的名字，“逢”、“遇”意義相近，該是府志的記載有誤。又有人以為他是泰州打魚灣人。可是泰州有幾個曹家莊，打魚灣又有東西之分，他的故居究竟是在哪里，很早就難于確切地知道了。夏荃和康發祥都是嘉慶道光之間的泰州人，也都是對柳敬亭很崇拜的人。夏荃的退庵筆記上說：“柳敬亭，邑之打魚灣人。出南門數十步即打魚灣地，欲訪柳老故居不可得。或又曰，柳乃曹家莊人，本姓曹。”④ 康發祥的伯山詩鈔里有金眉生廉訪暇訪柳敬亭故里余作詩備言之七古一首，末尾說：“高軒憑軾訪里閭，但知打魚灣里居；今居不辨門庭蕪，往來古木聞啼烏。”⑤ 原來他在封建社會里只是一個說書藝人，雖然當時在各地獻藝時很被一班文人稱道，為他作傳，為他寫詩，為他填詞，還記載下一些有關於他的遺聞軼事，可是他的故居却未必就被人視為值得永久紀念的地方，記憶得很清楚，年深歲久，湮沒無聞，也正是必然的現象。

不但他的故居我們已無從尋覓，就是他的家庭情況也無從了解。柴萼的梵天廬叢錄上說：“柳敬亭事，記之者伙，其弟心亭，知者罕矣。初，柳為泰州巨族，至敬亭而家式微。其父一錢僧。使敬亭學平話于同邑之姜鈞琪，使心亭學鼓吹于鄒子光。不數年，藝各成。敬亭善得人嘖嘖，名出師上；心亭濫竽耳。后敬亭以博負，遁之云間，依馬逢知，大得寵異。敬亭繩其弟能于逢知，逢知不好鼓吹，置不省。敬亭去，携弟泛遊

江淮。至敬亭居金陵，其弟已前死。敬亭益潤飾虛揚之，諸大老均以未見為憾，有作詩慨慕者矣。”^⑥ 从这段記載里，对他的家庭似乎可以了解到这么几點：一、他家原是泰州巨族，到他这一輩才衰敗下來的；二、他的父親是經營錢業的；三、他有个兄弟名叫心亭，是学鼓吹的；四、他自己曾跟同邑的姜鈞琪

① 卷三十三人物志。 ② 卷之五十四人物志九藝術類。雍正揚州府志里柳敬亭傳，注明錄自“康熙府志”。全文末尾有“祭酒吳偉業为之傳”句，是必取材于吳偉業寫的柳敬亭傳。嘉慶重修揚州府志里柳敬亭傳，末了也注明“吳偉業撰傳”。但是吳偉業的柳敬亭傳里，只說“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姓曹”（梅村家藏書卷第五十二），並沒有說到他名逢春和住在泰州的曹家莊。關於这一部分，該是府志从別的方面採訪得來。（道光七年修的道光泰州志卷之二十六里的柳敬亭傳所說跟重修揚州府志一樣。）又云間莫劍光等輯的漁磯漫抄卷七嘆鼠矢条“泰興柳敬亭”，大概是因为泰興原曾屬過泰州，所以有这样的訛誤。此外，小說世界第十五卷二十三期文壇秘錄里記有南通錢嘯秋先生的話，說是根据通州曹氏族譜，柳敬亭原为宋曹彬后，世居真定府靈壽縣，南渡后，居常熟 紫山，后来因避元乱，又遷居南通的余西揚。就因他家曾一度遷泰，故世誤为泰人。这种說法值得考慮。如柳真是曹彬后，在舊社会里柳会引以为荣，吳偉業也將記入柳敬亭傳里借以增高柳的身价。柳既不談，吳又不記，这就不能令人無疑了。

③ 閩爾梅閩古今全集卷二柳麻子小說行題目下自注：“名遇春，号敬亭。”徐鉉的本事詩卷八載有顧開雍的柳生歌，歌前小序里也說柳“名遇春”。 ④ 卷

七柳敬亭条。海陵叢刻第一種。桃花扇第三十九出棲真里記有柳敬亭这么几句話：“我老柳少時在泰州北橋，專以捕魚為業，這漁船是弄慣了的，待我撐去罷。”这种說法，該是从“打魚 柳”这一說演變出來的。 ⑤ 伯山詩鈔。這詩又見

康發祥著的伯山詩話四續集卷一，詞句略有出入。 ⑥ 卷二十八柳敬亭弟条。這書成于一九二五年，其自序里說：“凡及見聞，都歸筆札。討論經史，表章潛幽，即至一名一物，可垂典故備考証者，無不叢吾筆端。偶或旁及怪奇，無敢乖于真理。三家村農之說，五都市兒之談，使有可存，一皆兼采。”

學習說書。可是，梵天廬叢錄成書很遲，這段記載又沒注明出處，其中說到他“遁之云間，依馬逢知，大得寵異”，在時間上更顯有錯誤，因而它的真實性怎樣是很难斷定的，只可作為“有此一說”罷了。

柳敬亭虽是生在泰州，可是留在泰州的時間却很短，只十五歲左右就離開了故鄉。他離開故鄉的原因，吳偉業的柳敬亭傳上說：

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

重修揚州府志上說：

李三才開府泰州，緝地方惡人。有司以逢春應，乃走。

沈默的發幽錄上說：

李公三才開府泰州，緝地方不法。長吏以逢春應。時年十七八歲，一惡少耳。開府輕其罪，乃出亡。①

宮偉鏐的徵尚錄存上說：

李公三才開府泰州，緝地方惡人。長吏以春應。時十七八歲，一惡少耳。開府輕其罪。父欲法繩之，乃出亡。②

說他“獷悍無賴”，“一惡少耳”，当然是从封建道德的角度去看的。說他的父親“欲法繩之”，看來他的父親更是不能用封建道德去約束他的。這都說明他在幼年就富有反抗性和鬥爭性，不肯跟當時的封建統治階級一鼻孔出氣，不肯俯首貼耳地听人擺布。當時他只十五歲左右，還沒有成年，就被地方官吏當作“地方不法”或“地方惡人”呈報給李三才，要治他的罪，我

① 雜流類。海陵叢刻第十八種。

② 卷六藝事柳逢春列傳。海陵叢刻第十一種。

們想，他的行動必定有使當時爬在人民头上的封建統治階級感到不能容忍的地方。（余懷的板橋雜記上說他“避仇流落江湖”^①，這很可說明他早年的反抗精神。）他可能跟當時下層人物所組織的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所謂幫會有關。雪樵居士的秦淮聞見錄里說他後來“豪情俠氣，卓絕一時”，汪懋麟的柳敬亭說書行里說他後來在說書時“英雄‘盜賊’傳最神，形模出處真奇詭”^②，該都與他这一段少年時的生活經驗有密切的關係。

柳敬亭離開他的故鄉泰州，是因為李三才任巡撫駐在泰州時緝拿所謂“地方不法”或“地方惡人”的緣故。李三才駐在泰州，據道光泰州志上說是從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到三十一年（一六〇三）^③，這時他是十五歲左右。又閻尔梅的柳麻子小說行詩題下自注：“名遇春，號敬亭。年八十。揚州人。”^④詩里又提到“丙午之秋客廬江”，“八十歲人若嬰兒”。這裡所謂“丙午”，是指康熙五年（一六六六）。那麼，他該是生於一五八七年左右。他十五歲（或十七八歲）時，正當李三才駐在泰州，府志上記載的關於他離開故鄉的原因，看來是可以置信的。

他離開故鄉，就流亡到盱眙^⑤，當時的情況是很狼狽的。

① 下卷斃事。 ② 徐鉉本事詩卷十一。 ③ 卷之二十名宦志。

④ 泰州原屬揚州府。 ⑤ 一般記載都是這樣說。如顧開雍的柳生歌序里說他“年十五，犯法，亡命盱眙”，詩里說他“十五亡入盱眙市”（徐鉉：本事詩卷八），陳維崧的左寧南與柳敬亭軍中說劍圖歌（湖海樓詩集卷二）里說他“青春亡命盱眙市”。可是周容的雜憶七傳之二柳敬亭里卻說他“亡命如皋”（春酒堂文集），沈默的發幽錄里又說他“之泰興，僑于某”（雜流類）。這些不同的說法，只有當作“存疑”。

吳偉業的柳敬亭傳上說他那時“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釀百錢，從寄食”。這樣困頓的生活，促使他不能長久逗遛在盱眙，因而就渡江而南，開拓他新的生活途徑了。

二 南京 獻 藝

六代風流歸抵掌，
舌下濤飛山走。

——曹貞吉：賀新涼——再贈柳敬亭

柳敬亭本姓曹，原不姓柳。他為什麼改姓柳？吳偉業的柳敬亭傳上說他流亡到盱眙，“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沈默的發幽錄上說他流亡到秦興，“久之，意不樂，遂去，遊四方。至寧國，醉臥敬亭山下，垂楊拂其身，遂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號敬亭可乎！’於是名逢春，號敬亭焉。”這兩種說法雖有出入，却都認為他是在渡江以後才改姓柳的。又黃宗羲的柳敬亭傳上說他“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為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渡江。”①周容的雜憶七傳之二柳敬亭上說他“亡命如臯，追捕已久，隱柳林獲免，遂指為姓。”這兩種說法雖也有出入，却都認為他是在渡江以前被追捕時就改姓

① 南雷文定前集卷十。此傳在粵雅堂叢書本南雷文定中，書前目錄作“柳說書傳”。

柳了。其中吳偉業跟他很相熟，往來較密，又是第一个为他寫傳的人，吳偉業的說法該是切近事实的。不过，吳偉業的說法也有一些过分點綴的痕迹，如“攀条泫然”這些話，顯然是襲用晉桓溫在金城“攀枝執条，泫然流涕”的故事，生硬地堆垛到柳敬亭的身上去的。沈默的說法更是粉飾過甚，他簡直把柳敬亭当作封建文人，把柳敬亭改姓事說成一件風流韻事了。

柳敬亭渡了江，改了姓，也还是以說書为生。后来他又受到云間（松江）莫后光的指點，加上自己的鑽研，說書的藝術日精，聲譽也日高。他就憑着他的高超的說書藝術往來大江南北。他在南京獻藝的時候，就更受到無上的推崇，人們已不把他当着尋常的說書藝人看待了。我們可以看下面有關的記述：

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湊，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向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

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

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嘔就生。其處已也，虽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傲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強也。

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为上客。①（吳偉業：柳敬亭傳）

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間。華堂旅會，聞亭獨

① 范名景文。他在崇禎七年起用為南京右都御史，不久即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柳被范引为上客，應是在崇禎七年以後。何名如，桐城人。崇禎十四年卒。柳被何引为上客，應是在崇禎十四年以前。

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于心，稱善也。（黃宗義：柳敬亭傳）

一日說書一回，定价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
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

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咕囁耳語，听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

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①（張岱：柳敬亭說書）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總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于二李家②，或集于眉樓③，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柳敬亭……善說書。遊于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为上客。常往來南曲，与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座四座。盖优孟、东方曼倩之流也。

（余怀：板橋雜記④）

我們可以看出，柳敬亭的說書藝術在當時是如何被人傾倒。我們又可以看出，柳敬亭在當時不只是“往來南曲”，也还被所謂士大夫們引為“上客”。我們還可以看出，柳敬亭在當時聲譽很高，听众對於他的藝術是很重視的。

① 王月生是當時南京名妓。陶庵夢憶卷八王月生條說：“南中助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巨胥得其主席半响，先一日送書帕，非十金則五金，不敢褻訂。与合簪，非下聘一二月前，則終歲不得也。”因为听柳敬亭說書也必須先期約定，就以王月生相比，并強說他兩人“同其婉孌”，“行情正等”，這真是比拟不倫。② 指當時名妓李十娘和李大娘家。③ 當時名妓顧媚，字眉生，又名眉。家有眉樓，時人稱為“迷樓”。后嫁雙鼎學，改姓徐，稱橫波夫人。

④ 下卷鞦韆事。

三 为左良玉运筹帷幄

南渡兵戈方擾擾，
中朝冠蓋總紛紛。

——查揆：閱柳敬亭傳

柳敬亭的說書藝術很高超，獻藝的收入是豐富的，生活情況也是安適的。可是他不願憑借自己的藝術僅僅去解決個人的衣食問題，他却憑借自己的藝術來投身到當時的政治舞台，時時以國破家亡為念，處處表現出他富有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這一特點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他跟當時擁有巨大兵力的左良玉的關係中。讓我們先來看看吳偉業的柳敬亭傳里是怎樣說的：

寧南伯左良玉軍噪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于生為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

左以為此天下辯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談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為得生晚也。

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衡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

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竅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

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貤封不能得其姓，汨承隤不

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体矣。

阮司馬大鍼，生舊識也^①，與左有隙，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于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筑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后果如其慮焉。

从这一段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柳敬亭不但有勇，而且有謀；不但有謀，而且有識。他尽力消除杜宏域和左良玉的嫌隙，他又想消除左良玉和阮大鍼的嫌隙，這明顯地不是為他自己的富貴騰達，而是出于他的滿腔的愛國熱情。

當時的形勢是这样的：在外族侵入的嚴重情況下，偏安南京的王朝，却在馬士英、阮大鍼一批奸人的控制之下，根本是沒有抵抗思想的。而一些地方軍事首領又互相攻擊，沒有認識到對外的意義。在這當中，左良玉所擁有的兵力比較強大，他的動向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左良玉“軍噪而南”，是在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明史上說他在这年九月后，因被李自成戰敗，從樊城“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正

① 柳敬亭是怎樣認識阮大鍼的，無可考。陳汝衡、楊廷樞合寫的大說書家柳敬亭里說，阮大鍼在石渠園里，“特地請了柳敬亭充作清客，又請了一位唱曲專家蘇昆生到石渠園來教戲曲。這兩位藝人因一時不曉得阮大鍼的底細，看他誠懇聘請，也就答應下來。”又說，後來“柳敬亭和蘇昆生看到了留都防亂公揭，才知道阮大鍼的丑惡歷史，悔恨自己已和閹黨余孽來往，更不應該做了他的幫閒，就‘不待席終，拂衣散盡’。不論阮大鍼怎樣的對他們敬禮備至，他們毅然決然離開了石渠園。”這是從桃花扇第一出听稗里的說法演化出來的，不能據為信史。

月中兵始去”。又說：“良玉留安慶，久之，徐溯九江上。……八月乃入武昌，立軍府招徠。下流粗定。”① 吳偉業的柳敬亭傳說左良玉“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就是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八月以前的事。柳左相識，當也在這一個時期。

左良玉和阮大鍼（還有馬士英）的嫌隙，並沒有因為柳敬亭斡旋而消除。這原因，明史本傳上說得很清楚：“福王立，晉良玉為侯。……良玉之起由侯恂，恂故東林也。馬士英、阮大鍼用事，震東林倚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筑坂磯城為西防。良玉嘆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梅村野史的鹿樵記聞上也這樣說：“阮大鍼升兵部尚書。大鍼慮東林之士有與左良玉厚善者，他日或借左難已，于坂磯作城，名曰防西。左聞之曰：‘西今復何所防？直防我耳。’嫌始深。”到崇禎十八年（一六四五）四月，左良玉終于一面上疏福王，傳檄各地，聲討阮、馬的罪行，一面就舉兵東下，聲稱“清君側”了。當時阮、馬無視滿清侵略者在漢奸勾結下正進逼淮南、企圖摧毀南明政权、侵占全中國，却調動防守江北的軍隊去抵禦左良玉。明史上這樣說：

（左良玉）疏上，遂引兵而東。士英懼，乃遣阮大鍼、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等御良玉，而撤江北劉良佐等兵從之西。時，大清兵日南下，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請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揚。士英厲聲叱曰：“若輩東林猶借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耶？”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御益弱。②

① 明史卷二百七十三左良玉傳。 ② 明史卷三百零八馬士英傳。

鄒漪的明季遺聞上这样說：

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時大清兵已徇徐揚，下亳泗，乘勢渡淮，如入無人之境。（四月）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御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尙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宏光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會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輩良玉死黨，為游說，其言不可听。臣已調（黃）得功、（劉）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曰：“有異議者當斬。”宏光默然。諸臣咸為咋舌。

夏完淳的續幸存錄上这样說：

阮大鍼等遂謂與其左氏之來，不若清來；我且用清以殺左氏。我們看：阮、馬當時處理左良玉舉兵東下的事，還有絲毫民族思想縈迴在腦際嗎？不久，左良玉病死九江。滿清就在这样一个情勢下順利地渡江而南，終于侵占了全中國。

當時全國的情勢顯示出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凡是有民族氣節的人都有國破家亡的危懼，都想竭盡智慮為祖國謀劃轉危為安的大計。他們希望一些驕兵悍將能夠忠誠為國，他們又希望新用事的一些權奸能識大體，迴心轉意，跟文臣武將團結一致去抵禦異族的侵陵。柳敬亭就是當時具有民族氣節的人們中間的一個，他并且还獻出了微小的力量。左良玉死了以後，柳敬亭一直念着他，說着他。吳偉業的柳敬亭傳里說：“（柳敬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歔歔洒泣。”顧開雍的柳生歌里說：“逢人劇說故侯事，涕泗交頤聲墮地。”

柳敬亭不但常說到左良玉，看來說得還很沉痛，能深刻地